

SIWANG XUNZHANG

死亡勋章

(英) 西 恩 著
郝 啟 成 译



死亡勋章

[英] 弗·福赛斯 著
郝启成 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死亡勋章

(英)弗·福赛斯 著 郝启成 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 13.625印张 320,000字数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4插页 印数1—18,070册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10377·66 定价: 2.85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弗雷德里克·福赛斯于一九八四年在几个国家同时出版的长篇政治惊险小说。原书名《第四议定书》(THE FOURTH PROTOCOL)。作品一问世，便在西方引起轰动，发行数百万册，造成广泛影响。

故事发生于一九八七年上半年。

一九八七年新年前夕，伦敦西区一所高级公寓里发生了一起盗窃大案。窃贼为了携带价值连城的钻石，又顺手偷走了一只公文箱。失主发现后，极为震惊，不仅要追回宝石，更不惜重金通过黑社会势力，追回公文箱。窃贼在公文箱底部的秘密夹层里意外地发现了十份英国国防部绝密文件。窃贼也知事关重大，便将文件匿名寄给了国防部有关部门，于是，一个间谍团伙露出了马脚。英国秘密情报局开始

进行极为艰难复杂的侦破工作。反间谍人员约翰·普雷斯顿在毫无线索的情况下，从梳理泄密入手，展开周密调查，终于发现了内部奸细和外国一项极其机密的政治计划。原来，这个计划是由莫斯科最高当局筹划和主持。计划者派遣一名高级特务潜入英国后，再派出各种国籍、各种身份的特务，分数次向英国偷运进零件和原材料，组装了一颗小型原子弹，预计在英国大选前在美国驻军巡航导弹基地附近引起爆炸，以便制造混乱，在反核群众中掀起强大舆论，影响英国大选，从而左右英国政局。聪慧、顽强的约翰·普雷斯顿在顶头上司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密网中，和高超的对手反复周旋，历经种种曲折，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同伴的配合下，在原子弹爆炸前夜，一举破获案件，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灾难。

这部小说除与作者的其它作品一样，表现出作家丰富的社会知识和娴熟的写作技巧外，尤其在情节结构的安排、生活场面的描写，人物细节的刻划及国家情报机关之间的角逐等方面都胜于此前旧作。书中周详缜密的故事经纬，圈中有套的阴谋，合乎逻辑的惊俗之举，大出逆料的精彩结尾，令人读来难以释卷。西方评论该书是“最具有雄才大略的小说”、“是

弗·福赛斯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作者自己也称之为最满意的一部长篇小说。

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本书纯属政治幻想小说，编造的是未来时间的故事，亦即现时根本不存在的故事。书中所描写的事件是地地道道的虚构和杜撰。在人物的塑造上，如同福赛斯的前几部小说一样，有些人物实有其人，另一些人物使读者分不清是真是假，这正是福赛斯的创作特点之一。由于作者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感情与我们大相径庭，因而，小说中作者对国家关系问题、政治和政党问题、社会问题等方面的政治态度、思想倾向和感情色彩，必须给以正确的认识和评价。

本书对涉外人员、从事公安保卫工作的同志，以及文学爱好者都具借鉴和参考价值。

此版本是在我国首次出版的汉译本。

作者简介

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是英国当代著名政治惊险小说家。

他曾在英国皇家空军服过役，当过飞行员。后来做过报社通讯员、驻国外记者以及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电视台的采访记者。足迹遍及欧洲、中东、北非和西非四十多个国家。他能讲多种语言，包括法语、德语和俄语。

在欧美读者中，一提到他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他的每部小说都发行几百万册，一上市便抢购一空。他的作品多以当代生活为背景，以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互相倾轧、尔虞我诈和玩弄权术为题材，揭露了资本主义的黑暗和腐朽。小说中的情节充满了戏剧性和悬念感，紧扣读者心弦，使读者一捧起书便欲罢不能。他被誉为当代惊险小说大师。他的作品有：

长篇小说:《豺狼的末日》(1971年)

《敖德萨档案》(1972年)

《战争猛兽》(1974年)

《魔鬼的抉择》(1980年)

《第四议定书》(1984年)

中篇小说:《牧羊人》(1977年)

短篇小说《无头案》(1982年)

非小说:《比阿夫拉故事》(1969年)

现在,弗雷德里克·福赛斯与妻子和两个儿子居住在伦敦。

主要人物表

吉姆·劳令斯——又名杰姆斯，盗贼，戈兰钻石盗窃者。

乔治·贝伦森——英国国防部军需处副处长，戈兰钻石主人，内奸。

约翰·普雷斯顿——英国保安局首都治安科科长，本书主人公。

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英国保安局（印五局）副局长。

伯纳德·亨明斯爵士——英国保安局局长。

布里格迪尔·伯特·卡普斯蒂克爵士——英国国防部国内保安厅厅长。

安东尼（托尼）·普鲁姆爵士——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英国首相私人情报顾问。

奈杰尔·欧文爵士——英国秘密情报局（即六局），局长。

理查德·彼得斯爵士——英国国防部助理秘书，负责国际和工业政策。

简·马雷——南非共和国驻伦敦大使，为外国服务的间谍。

哈罗德·阿德林·罗索·菲尔比——原为英国特务，后投奔苏联，“曙光计划”策划

人之一。

伏拉基米尔·伊里奇·克利洛夫——莫斯科大学教授，历史学家，科学院院士，最高苏维埃委员，中央委员会国防部顾问。

皮欧特尔·赛尔凯维奇·马尔琴柯将军——苏联军事情报处处长，国内治安、反间策反技术专家。

约瑟夫·维克多洛维奇·洛哥夫博士——原子物理学家，象棋大师。

瓦列里·阿烈克赛维奇·彼得罗夫斯基少校——苏联高级间谍，潜入英国执行“曙光计划”的特务，在英国化名罗斯。

叶夫杰尼·赛尔捷维奇·卡尔波夫中 将——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副局长。

亨利·皮埃纳尔将军——南非全国情报局局长。

安德烈斯·维尔扬上尉——南非全国情报局工作人员。

布劳德温女士——英国反间策反人员，人物鉴别专家。

第一部



1

一个身穿灰衣服的人，打定主意在今天深夜把那套戈兰钻石首饰盗出来。他知道只要首饰仍在房间的保险柜里，而主人又不在家，那就笃定能弄到手。他必须先把情况搞清楚，于是，他窥视着，等待着。到了七点半，开始有动静了。

又宽又大的美洲虎牌豪华型高级卧车，从地下停车场威风凛凛地驶出来了。在门洞口停了一下，驾车人看了看街上来往的车辆，便上了马路，朝海德公园路口的方向驰去。

在这座堂皇住宅对面的路边，停着一辆租来的沃尔沃货车，方向盘后坐着吉姆·劳令斯，身着租来的灰色司机制服。他松了一口气。在贝尔格莱维亚街的对面，吉姆·劳令斯终于看到了他盼望的事情：丈夫开着车，妻子坐在旁边。他把自动档扳到“驾驶”位置上尾随着那辆美洲虎牌豪华型高级卧车，从长长的停车行列中开了出来。

这是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早晨。东方格林公园的上空已现出一抹鱼肚白，街灯仍然亮着。从五点开始，劳令斯就在这里监视

着。虽然有几个人从这里走过，但并没有人注意他。贝尔格莱维亚是伦敦西区最有钱的街区。一个人穿着司机制服，坐在货车中，车后还放着四个衣箱和一个食品筐，而且又是在这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早晨，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许多有钱人都在准备离开首都，到乡间的家里去过新年。

到海德公园路口，他与“美洲虎”大约距离五十码时，一辆卡车插到他们中间。他们继续往前行驶，到花园巷时，劳令斯有点紧张了，他知道那里有库茨银行的一个分行，他担心“美洲虎”车中的夫妇把钻石首饰存到银行的夜间保险库里。

到马博尔门时，他才松了一口气。“美洲虎”没有掉头向南沿着花园巷奔银行开去，却向北一直驶向大昆博兰街、格鲁赛斯特街。看来，丰坦诺大楼九楼高级住宅的主人打算把钻石首饰存在银行里，他们要么是随身带到乡下去，要么就是此刻留在家中。而劳令斯判定，一定是留在家里了。

他尾随着“美洲虎”，一直跟到汉顿路，看着它驶上了M1号公路，才掉转车头向伦敦中心开回来。显然，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他们是到妻弟家——谢菲尔德大公家过年去了。那家在北约克郡，汽车要整整跑六个小时。这样，至少可以给他二十四个小时的时间，这对他是足够的了。他毫不怀疑，自己是一定能把丰坦诺大楼那个住宅给“端”了的，因为，他毕竟是伦敦最有名的保险柜盗贼之一。

上午，他把沃尔沃退给了出租公司，把制服还给了服装出租处，把四只空衣箱扔到柜橱上——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他的家在王兹沃绥区一幢茶叶仓库改成的公寓的最上层，一套配有高级家具的单元。这一带是他的老家。不管他如何走运和发迹，他毕竟是一个南伦敦人，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这里虽然不如贝尔格莱维亚和美以费尔那样繁华，但这里是他的“领地”。跟

那些与他类似的人一样，他不愿离开这块安全的领地。尽管在当地的黑社会和警察局看来，他——按照黑社会中对罪犯和恶棍的称呼——是有名的“脸儿”，然而，在这里他总有一种踏实的安全感。

跟那些一帆风顺的恶棍一样，在这个领地中他始终保持着一副谦卑的形象，驾驶着一辆不起眼的汽车。唯一与他的外表形象不相符的是他那豪华的房间。在这个黑社会的下层之中，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深思熟虑，小心翼翼、不露马脚。警方对他的反常虽然疑团丛生，但他的“卷宗”里却非常清白，只是在十几岁时有一小段审讯记录。他能够顺利得手而又让人摸不透是怎么得手的，这使他的那些小字辈信徒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因而，他们便甘心为他当差跑腿儿。就是那些手持短枪、镐把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家劫舍的强盗们，对他也敬畏三分。

出于需要，他必须有一个“门面”职业来掩饰赃款、脏物的来路。所有得手成功的“脸儿”都有一个合法的门面。最好的门面就是当小车司机、或开蔬菜水果店、或收购破铜烂铁之类。这种门面职业，既掩饰了脏钱黑利，又有了空闲的时间和藏身之处；也为雇用一两名打手或保镖找到了理由。这些打手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愣家伙。他们也需要一种公开合法的幌子来掩盖给人当打手的勾当。

劳令斯开了一个废铜烂铁破汽车收购站，这就使他有許多机会接触设备优良的机械修配厂，接触各种各样的金属、电线、电瓶液等物。他还雇了两名彪形大汉，既可以在收购站干活，又可以在他遇到麻烦而可能受到其他地痞流氓袭击时当他的保镖。

劳令斯洗了澡、刮了脸。搅拌一些咖啡冲到咖啡壶中，这是今天上午第二次喝咖啡了。他把贝利·赖斯给他提供的草图又研究了一遍。

贝利是他的徒弟，二十三岁，聪明、伶俐、精干。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不错的甚至相当出色的窃贼。在这个黑社会中，贝利还刚刚迈进门槛，他非常愿意替那些有名气的人效劳，但在干事儿时，他是决不盲目听从那些毫无价值的瞎指挥的。二十四小时以前，贝利曾经穿着一家高级花店的制服，抱着一大束鲜花，来敲丰坦诺大楼九楼那套豪华住宅的房门。这身行头使贝利轻易地通过了大厅的登记处。从大厅一过，他就记住了门厅的布局、门房的位置和通向楼梯的路线。

开门的，正是太太菲欧娜女士。她一看到鲜花，脸上就放出惊喜的光彩。这束花是以贫穷老兵救济基金会委员会的名义送来的，而菲欧娜女士恰是赞助人之一。当天晚上——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晚上——她正要去参加该会的庆祝舞会。劳令斯估计，即令他在舞会上向某个委员提及那束花的来历，别人也只能认为，大概是其他委员代表委员会赠送的。

在门口，她审视着系花的标牌，叫道：“哎呀，多美啊！”带着一口她那个阶层所特有的明朗清脆的声调，接受了鲜花。然后，贝利拿出收据本和圆珠笔。菲欧娜女士两只手拿不了三样东西，便慌慌张张地回到客厅里，放下鲜花，让贝利一个人在小小的门道里等了几秒钟。

贝利长着一张娃娃脸，卷曲的金黄头发，蓝眼珠儿，羞答答的笑容，到哪儿都是讨人喜欢的。他认为，在这个大都市里，他可以赢得任何中年妇女的欢心；而他那孩子似的蓝眼睛也从不过任何一个女人。

在按门铃之前，他就在门外站了好一会儿，把门的外表、门框和过道的墙都看了一遍。他在寻找微型报警器——那玩意儿并不比胡桃大——以及黑色的按钮或开关之类，是作为关掉报警器用的。当他满意地确认没有后，才去按铃。

他一个人留在过道里，便又开始在门里面和墙上寻找报警器或开关，也没有。当女主人出来在收据上签字时，贝利发现了门上装着里外保险暗锁，这是有名的查情牌防盗锁。

菲欧娜接过收据本和圆珠笔，准备签字。不行，圆珠笔早就没有油了，笔尖上仅有的一点点油也在—块纸板上划光了。贝利不好意思地道歉。菲欧娜女士莞尔—笑，说了声没关系，她手提包中有笔，便又回到里间去了。贝利已经发现了他要找的东西——门确实与报警系统相联。

在开着的门轴缝里、合页的上边，有一个小小的凸棒，门边上正对着它有一个小插孔。他知道，在插孔里—定装着一个微型开关。门关上时，凸棒就进入插孔，两者接触在—起。

防盗报警系统的电路接通后，—旦接触断离——门被打开时，微型开关就会接通报警器。贝利拿出超级胶管，向微型开关的孔里喷入—些胶，又用—个塑料和胶混合制成的小球将开关顶回去，只花了三秒钟。再过四秒钟，就会变得象石头那样硬，微型开关就会失灵，凸棒再也不会使它发生作用了。

菲欧娜女士拿着签好的收据出来时，发现这位可爱的年轻人正靠门边站着，朝她歉意地笑了笑。他—边笑着，—边搓掉了小球沾到大拇指上的余胶。事后，贝利向劳令斯详尽地描述了入口的布局，门房的位置，楼梯和电梯的位置，住宅的过道，门内小小门厅以及他所能看到的客厅的情况。

劳令斯—边呷着咖啡，—边信心十足地想道，四个小时以前，那套住宅的主人将衣箱提到走廊里，又回到窄小的门厅，打开了报警器。在通常的情况下，报警器是不响的。他出了房门后将门关上，用钥匙将保险锁锁靠，便满意地认为报警器已经接通，并且进入了戒备状态。是的，正常情况下，凸棒就会与微型开关接触，锁上之后，报警系统电路便接通，进入警戒状态。